

(上册)

杨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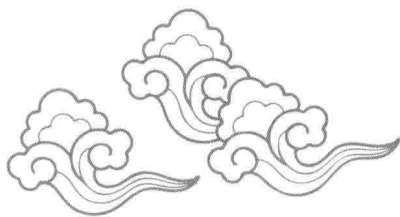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屈子 楚辞还原

(上册)

杨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子楚辞还原:全2册/杨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61-8549-0

I. ①屈… II. ①杨… III. ①楚辞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85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武兴芳 熊 瑞 慈明亮 顾世宝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71.5
插 页 2
字 数 1180千字
定 价 258.00元(全二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屈子楚辞还原

屈原《楚辞》作为屈氏家族诗性思维之瑰宝，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6）十一月以屈、景、昭三族充实关中，而由屈氏家族传播至关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①由此书目可知，《离骚》《天问》《招魂》都是单篇别行，《哀郢》尚未纳入《九章》系统。

《哀郢》汇编为《九章·哀郢》，是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其后刘向校书中秘而作《九叹》之时。刘向《九叹》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于《九章》。长嘘吸以于悵兮，涕横集而成行。”^②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一六《九叹章句》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于《九章》（殫，尽也。言己忧愁不解，乃叹吟《离骚》之经以扬己志，尚未尽《九章》之篇，而愁思悲结也。犹，一作独）。长嘘吸以於悵兮（嘘吸、於悵，皆啼泣貌也。嘘，一作呼），涕横集而成行（言己吟叹《九章》未尽，自知言不见省用，故长嘘吸而啼，涕下交集，自闵伤也）。”^③这意味着已经把《哀郢》等九篇纳入了《九章》系统。

屈原《楚辞》另一条传播线索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

①（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3页。

②（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0页。

③ 同上。

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① 寿春是楚失郢都后，退保于陈，其后再迁都之地。作为文学侍从之臣的宋玉、唐勒、景差也迁至寿春，使寿春成为保存屈原《楚辞》的基地。这就构成了屈原《楚辞》北传的关中一线和南传的寿春一线。

这些传播的《楚辞》简帛，所用是楚文字。有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言：战国之世“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因而将楚国文字隶定为汉代通行文字，加上关中、寿春南北异轨，出现传闻异辞就在所难免。在文献具备之际，汉、宋二代出现《楚辞》研究热潮，汉学重文物制度，以王逸为代表，多从儒学角度释读《楚辞》，有利于《楚辞》厕身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传播不衰。宋学重义理，着力揭示巫风诗趣与史官文化之渗透，以朱熹为代表，推进《楚辞》意义之解魅。迨至 20 世纪下半叶，大量战国秦汉楚墓出土诸多儒、道简帛，遂使人们换一副眼光打量《楚辞》，开始了“在楚言楚”之本位研究，《楚辞》许多秘密得以大白于天下，包括许多独具风神之文本特质、巫风诗性思维与史官理性思维之互渗，以及思想文化之深度对话，均得以大白于天下。此乃思想文化史上一大快事也！

①（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68 页。

总 目

(上册)

屈子楚辞还原	(1)
--------------	-------

屈子楚辞还原内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	(3)
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资料通览	(47)
附录一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张庆利(65)
附录二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陈 钧(74)
《史记·楚世家》笺证	(83)
屈氏祖源与分宗	(114)
屈原的历史文化意识	(151)

屈子楚辞还原外编

《离骚》集论	(215)
《天问》集论	(307)
《九歌》集论	(380)
《九章》集论	(447)
《远游》集论	(534)
《卜居》《渔父》集论	(578)

(下册)

屈子楚辞还原年谱插编

屈原年谱资料长编·····	(609)
---------------	-------

屈子楚辞还原诗学编

楚辞诗学还原导言·····	(751)
第一章 《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 ·····	(780)
第二章 《九歌》：“人情—神话”双构性诗学体制 ·····	(827)
第三章 《天问》：走出神话和反思历史的千古奇诗 ·····	(868)
第四章 《九章》的抒情诗学世界 ·····	(903)
第五章 《远游》：文化智者的精神超越 ·····	(980)
第六章 《卜居》《渔父》的文体创制 ·····	(1007)
第七章 《招魂》与《大招》的诗学比较 ·····	(1024)
第八章 《九辩》对“秋天—人生”的双重吟咏 ·····	(1068)
第九章 《文选》所载宋玉赋的诗学价值 ·····	(1103)

目 录

(上册)

屈子楚辞还原	(1)
--------------	-------

屈子楚辞还原内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	(3)
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楚辞类”资料通览	(47)
附录一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张庆利(65)
附录二 沈亚之与《屈原外传》	陈 钧(74)
《史记·楚世家》笺证	(83)
屈氏祖源与分宗	(114)
屈原的历史文化意识	(151)

屈子楚辞还原外编

《离骚》集论	(215)
《天问》集论	(307)
《九歌》集论	(380)
《九章》集论	(447)
《远游》集论	(534)
《卜居》《渔父》集论	(578)

屈子楚辞还原内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离骚》首句，屈原即自报家门，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① 楚武王册封长子伯庸统领夔子国，伯庸之子屈瑕乃是屈氏家族得姓氏之始祖。屈，是夔之促音（入声）。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六引汉代刘向《九叹·愍命》曰：“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言己放在中野，处于深林冥冥之中，山阜高峻，树木蔽日，望之无人，但见鸟兽也），悲余心之惛惛（一作悄悄）兮，目眇眇而遗泣（遗，堕也。言己居于山林，心中愁思，目视眇眇而泣下堕也）。风骚屑以摇木兮（骚屑，风声貌），云吸吸以湫戾（吸吸，云动貌也。湫戾，犹卷戾也。言己心既忧悲，又见疾风动摇草木，其声骚屑，浮云吸吸卷戾而相随，重愁思也。湫，一作啾。戾，一作泪。〔补〕曰：湫，子小切。戾，力结切，曲也）。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倥偬，犹困苦也。言悲念我之生遭遇乱世，心无欢乐之时，身常困苦于山陆之中也。〔补〕曰：倥偬，苦贡、走贡二切，困苦也。又音孔揔，事多也）。旦徘徊于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言己旦起徘徊，行于长阪之上，夕暮独宿山谷之间，忧且惧也）。发披披以鬢鬢兮（披披、鬢鬢，解乱貌也。鬢，古本作鬢。〔补〕曰：鬢，而羊切。鬢，匹昭切），躬劬劳而瘖瘖（劬，亦劳也。《诗》云：劬劳于野。瘖，病也。《诗》云：我马瘖矣。言己履涉风露，头发解乱，而身罢病也。〔补〕曰：瘖，音徒）。覓伥伥而南行兮

①（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伥伥，惶遽之貌。覓，一作魂。行，一作征。〔补〕曰：伥，具往切)，
 泣沾襟而濡袂(袂，袖也。言己中心忧戚，用志不安，魂魄伥伥，惶遽南
 行，悲感外发，涕泣交下，沾衣袖也。濡，一作掩)。心婵媛而无告兮，
 口噤闭而不言(闭口为噤也。言己愁思，心中牵引而痛，无所告语，闭我
 之口不知所言，众皆佞伪，无可与谋也。〔补〕曰：噤，巨荫切)。违郢
 都之旧闾兮〔闾，里〕，回湘沅而远迁(言己放逐，去我郢都故闾，回于
 湘、沅之水而远移徙，失其所之也。回，一作过)。念余邦之横陷兮
 (〔补〕曰：横，户孟切)，宗鬼神之无次(同姓为宗。次，第也。言我思
 念楚国任用谗佞，将横陷危殆，己之宗族先祖鬼神，失其次第而不见祀
 也)。闵先嗣之中绝兮(嗣，继)，心惶惑而自悲(言己伤念先祖，乃从
 屈瑕建立基功，子孙世世承而继之，至于己身而当中绝，心为惶惑，内自
 悲哀也)。聊浮游于山陬兮(陬，山侧也。〔补〕曰：与峡同)，步周流于
 江畔(畔，界)。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汜观(汜，博也。言己忧愁
 不能宁处，出升山侧，游戏博观，临水长啸，思念楚国，而无解己也。
 〔补〕曰：倘，音常。汜，音泛)。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
 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轨，车辙也。《月令》曰：车同轨。言
 己虽见放逐，犹兴《离骚》之文以讽谏其君，冀其心一寤，有命还己，己
 复得乘车周行楚国，修古始之辙迹也。〔补〕曰“车同轨”，今《中庸》
 文也。古，音故)。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言己后或归郢，
 其路长远，诚难迁徙，然我心中想念于君，不能已也)。背三五之典刑兮
 (典，常。刑，法)。绝《洪范》之辟纪(《洪范》，《尚书》篇名，箕子
 所为武王陈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绝去《洪范》之
 法纪，任意妄为，故失道也。〔补〕曰：辟，婢亦切)。播规矩以背度兮
 (播，弃)，错权衡而任意(错，置也。衡，称也。所以铨物轻重也。言
 君弃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犹置衡称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轻重，必失
 道径，违人情也。〔补〕曰：错，七故切。意，有臆音)。操绳墨而放弃
 兮，倾容幸而侍侧(侧，旁也。言贤者执持法度而见放弃，倾头容身谄谀
 之人，反得亲近，侍于旁侧也。幸，一作達)。甘棠枯于丰草兮(甘棠，
 杜也。《诗》云：蔽芾甘棠。〔补〕曰：《尔雅》：杜，甘棠。注云：今之
 杜梨)，藜棘树于中庭(堂下谓之庭。言甘棠香美之木，枯于草中而不见
 御，反种蒺藜棘刺之木，满于中庭，以言远仁贤、近谗贼也)。西施斥于
 北宫兮，妣雒倚于弥楹(西施，美女也。妣雒，丑女也。弥，犹遍也)。

楹，柱也。言西施美好，弃于后宫不见进御，伉侻丑女，反倚立遍两楹之间，侍左右也。〔补〕曰：伉，步浼，侻，虎很切。又：伉，音毗。侻，呼维切。《说文》云：丑面也。《淮南》注云：伉侻，古之丑女，音靡也。乌获威而骖乘兮，燕公操于马圉（乌获，多力士也。燕公，邵公也，封于燕，故曰燕公也。养马曰圉。言与多力乌获同车骖乘，令仁贤邵公执役养马，失其宜也。〔补〕曰：《孟子》曰：举乌获之任。许慎云：秦武王之力士）。蒯聩登于清府兮，咎繇弃而在壑（蒯聩，卫灵公太子也，不顺其亲，欲害其后母。清府，犹清庙也。言使蒯聩无义之人，登于清庙而执纲纪，放弃圣人咎繇于外野，政必乱，身危殆也。一作弃于壑外。一作外野。〔补〕曰：蒯，苦怪，聩，五怪切）。盖见兹以永叹兮（以，一作而），欲登阶而狐疑（言已见君亲爱恶人，斥逐忠良，诚欲进身登阶，竭尽谋虑，意中狐疑，恐遇患害也）。乘白水而高骛兮（乘，一作乘），因徙弛而长词（言已恐登阶被害，欲乘白水高驰而远游，遂清洁之志，因徙弛却退而长诀也。弛，一作弛，一作施）。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倘佯，山名也。垆，黄黑色土也。沼，池也。《诗》云：王在灵沼。言倘佯之山，其阪土玄黄，其下有池，水深而且清，宜以避世而长隐身也。〔补〕曰：《说文》：垆，黑刚土也）。容与汉渚，涕淫淫兮（汉，水名也。《尚书》曰：蟠冢导漾，东流为汉。言已将欲避世，游戏汉水之岸，心中哀悲而不能去，涕流淫淫也）。钟牙已死，谁为声兮（钟，钟子期。牙，伯牙也。言二子晓音，今皆已死，无知音者，谁为作善声也。以言君不晓忠信，亦不可为竭谋尽诚也）。纤阿不御，焉舒情兮（纤阿，古善御者。言纤阿不执辔而御，则马不为尽其力。言君不任贤者，贤者亦不尽其节）。曾哀凄歔，心离离兮（离离，剥裂貌）。还顾高丘，泣如洒兮（言已不遭明君，无御用者，重自哀伤，凄怆累息，心为剥裂，顾视楚国，悲戚泣下，如以水洒地也。〔补〕曰：洒，所宜切）。淮南王刘安都寿春，得见屈原及其后学宋玉、唐勒、景差之辞赋，故有此悲悯凄怆之作。^①

其中“宗鬼神之无次，同姓为宗”一语甚是重要，此“同姓”二字，使屈原与楚国血脉相连，命运与共，打断骨头连着筋。此可以比照吴国之贤公子季札。《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阖闾弑吴王僚后，吴季子“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何休解诂曰：“延陵，吴下邑。礼，公

①（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309页。

子无去国之义，故不越竟。不入吴朝，既不忍讨阖庐，义不可留事。”^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也有“公子无去国之义”^②的说法。从《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③，以及屈原长期流放而看不见家族的照拂或庇护来看，他是已经衰落的宗族疏裔。刘向《九叹·离世》亦云：“不顾身之卑贱兮，惜皇舆之不兴。出国门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锡还。哀仆夫之坎毒兮，屡离忧而逢患。”^④东方朔《七谏》也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⑤屈原虽与楚王同姓，但到此时家道已衰，等同于一个“贫士”。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屈原曾一再感叹和向往傅说、吕望、宁戚等身份卑贱的人，曾被殷武丁、周文王、齐桓公破格提携重用。如《离骚》所言：“说操筑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⑥

为楚怀王左徒。

史籍记载曾任左徒者，唯屈原、春申君黄歇二人，因而颇有学人将之与春申君比拟，认为其地位仅次于令尹，这种说法全然忽视了楚怀王中期与顷襄王卒年截然不同的社会大语境，以及春申君在政治出现真空时依恃“太子之傅”的操作可能性，黄歇遂使国柄倒持，“虽名相国，实楚王也”^⑦。左徒是特设之要职，并非常设之职官，不宜过分攀附。“曾侯乙墓简文中的‘左陞徒’即‘左登徒’，‘右陞徒’即‘右登徒’。《战国策》中的‘郢之登徒’，乃是‘左登徒’或‘右登徒’的省称”^⑧，此说或有文献根据，如《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出行五国章》云：“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漂，卖妻子

①（汉）羊公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②（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9页。

③（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④同上书，第287页。

⑤同上书，第236页。

⑥同上书，第38页。

⑦（汉）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7页。

⑧裘锡圭：《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人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小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戍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公孙戍趋而去。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戍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独入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①《史记·孟尝君列传》著录此事，又云：“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②则孟尝君率齐、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乃在楚怀王入秦被拘禁之时，时间上存在误差。此事当发生在楚怀王十一年（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屈原其时二十三岁，初任左徒而春风得意。此年五国合纵攻秦（齐国未参加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这里的“郢之登徒”，应是“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屈原无疑。《战国策·秦策二》辑战国简帛成书，亦云：“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李讎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讎也，公用之，则诸侯必见张仪之无秦矣。’”^③此乃刘向中秘校书，整理简帛，奏呈御览之篇章，可信度极高，足可破世间扞掇西人极时髦却不搭界之理论而臆断之“屈原否定论”。楚怀王为纵长，五国合纵攻秦时，列国支持公孙衍为魏相以筹措此举，《孟子·滕文公下》云：“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①（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7页。

②（汉）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56页。

③（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①《庄子·杂篇·则阳》云：“犀首公孙衍闻而耻之曰：‘君为万乘之君也，而以匹夫从仇。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虏其人民，系其牛马，使其君内热发于背，然后拔其国。忌也出走，然后扶其背，折其脊。’”^②由此亦可知，公孙衍是能够左右列国局面的，并非等闲之辈。《史记·张仪列传》云：“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杆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③因而《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公元前310）总括而言，曰：“（张）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④这种历史记载，可信度极高。

然而，若以为左徒即“左拾遗”“左史”“太子之傅”“司徒之佐贰”“莫敖”“行人”，或以为春秋时“左史倚相”之职最为近之，则是以辞赋之想象而捕风捉影了。《左传·鲁昭公十二年》曰：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⑤“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⑥此乃巫史一体。左史倚相比商鞅、孟轲、孙臧、庄周略晚，与苏秦、张仪同时，而比荀况、公孙龙、邹衍稍早，是屈原前之楚国国宝，但与屈原之为左徒，风马牛不相及。

屈原任“左徒”，时在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仅二十出头，可谓意气风发，“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世家节略》云：“（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六国共攻秦，楚为

①（汉）赵岐注：《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1页。

③（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03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7—98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40页。

⑥《国语·楚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80页。

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归。”^①按：《战国策》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当在是年之前后。盖屈原为怀王左徒，王甚任之，乃是促成此举之重要推手。因此，蒋氏以为屈原任左徒，在怀王十一年或略早。屈夏《楚辞新注》则定屈子为左徒在怀王十一年。近世学者姜亮夫^②从之，游国恩^③、陈子展^④虽未明言，亦大体从之。只不过《惜诵》已言：“思君其莫我知（忠）兮，忽忘身之贫贱（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⑤《九辩》为屈原申冤，曰：“坎廪（孤零貌）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⑥可见屈原是短暂风云得意之后失去宠信之近臣。《九辩》第五辩曰：“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王逸注：“前蒙宠遇，锡祉福也”^⑦，“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⑧昙花一现的左徒风光，使屈原念念不忘于“冀君之一悟”，并开展“九死无悔”之上下求索。《离骚》以“灵修”“美人”“哲王”“荃”等拟君，以妇妾自拟，姿态似乎近臣，而非重臣。他是参与枢要决策、造为宪令之高级智囊，在景、昭二氏秉持国柄时起制衡作用之高级政治秘书长。

屈原生平史料，由于他长期受贬黜，沦落民间，行吟泽畔，不为官方文献所载，后人多从其辞赋中捕捉某些象征性之蛛丝马迹，理解或异，疑窦重重。幸有刘向整理秘阁简帛，去其浅薄不中义理者，以类相从而成之《新序》，从中清理出史料价值相当可观之材料。《新序》卷七《节士第七》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

①（清）蒋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② 参见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③ 游国恩：《屈原》第二节，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页。

④ 陈子展：《〈屈原传〉详注》，《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⑤（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⑥ 同上书，第183页。

⑦ 同上书，第189页。

⑧ 同上书，第190页。